

美国结构语言学 与 现代汉语语法 比较研究

马庆林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美国结构语言学与现代汉语语法 比较研究

马庆林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结构语言学与现代汉语语法比较研究/马庆林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224-06694-X

I. 美… II. 马… III. 语法结构-对比研究-英语, 美国、汉语-现代 IV. H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4275 号

书 名: 美国结构语言学与现代汉语语法比较研究

作 者: 马庆林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蓝田立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32 开 9.375 印张

字 数: 204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224-06694-X/H·251

定 价: 15.00 元

目 录

绪言	(1)
第 1 章 美国结构语言学及其方法论	(5)
1.1 美国结构语言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5)
1.1.1 历史文化背景	(7)
1.1.2 语言教学	(9)
1.1.3 政治及经济的需要	(10)
1.2 美国结构语言学的理论渊源	(13)
1.3 美国结构语言学分析语言的步骤	(21)
1.4 美国结构语言学的基本方法	(27)
1.4.1 直接成分分析法	(27)
1.4.2 替换分析法	(32)
1.4.3 对比	(34)
1.4.4 分布	(38)
1.5 美国结构语言学与听说教学法	(41)
1.5.1 回顾	(41)
1.5.2 听说法产生的历史背景	(43)

1.5.3	理论基础	(44)
1.5.4	目标及特点	(45)
1.5.5	方法及步骤	(46)
1.5.6	听说法的衰落	(47)
1.6	美国结构语言学的贡献	(48)
1.6.1	方言学研究	(48)
1.6.2	外语教学	(51)
1.6.3	词典编纂	(52)
1.6.4	结构语法	(53)
1.7	布龙菲尔德的贡献	(56)
1.7.1	生平	(56)
1.7.2	成就	(58)
1.7.3	《语言论》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	(66)
1.8	美国结构语法的局限性	(75)
第2章	美国语言学概述	(87)
2.1	鲍阿斯和萨丕尔时期 (1911—1932)	(88)
2.2	布龙菲尔德时期 (1933—1950)	(105)
2.3	海里斯时期 (1951—1956)	(119)
2.4	乔姆斯基时期 (1957—)	(133)
2.4.1	转换生成语法产生的背景	(134)
2.4.2	乔姆斯基的语言观	(141)
2.4.3	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三个发展阶段	(148)
2.4.3.1	古典理论时期 (1957—1964)	(148)
2.4.3.2	标准理论时期 (1965—1971)	(155)
2.4.3.3	扩充式标准理论时期 (1972—1978)	(162)

2.5 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167)
第3章 美国结构语言学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181)
3.1 酝酿萌芽时期 (公元前 475—公元 1897)	(183)
3.2 《马氏文通》与草创缔造时期 (1898—1938)	(186)
3.3 文法革新时期与美国结构语言学的初步引进 (1938—1949)	(196)
3.3.1 文法革新讨论	(197)
3.3.2 吕叔湘、王力等与美国结构语言学	(201)
3.4 蓬勃发展时期以及美国结构语言学的全面影响 (1949—1966)	(208)
3.4.1 赵元任的《国语入门》	(211)
3.4.2 丁声树等人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213)
3.4.3 语言认识方面的几次大讨论	(221)
3.4.3.1 关于词类问题的讨论	(221)
3.4.3.2 关于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	(221)
3.4.3.3 关于单句、复句问题的讨论	(223)
3.4.3.4 关于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如何结合的讨论	(225)
3.4.4 朱德熙、吕叔湘与美国结构语言学在中国 的实践	(227)
3.4.4.1 关于语素的分析	(228)
3.4.4.2 分布理论的全面展开	(230)
3.4.4.3 层次分析法的运用	(235)

3.5 新的发展时期(美国结构语言学的继续渗透 与汉语语法学研究的多元化)(1978 年至今)	(239)
3.5.1 突出语言结构的层次性, 注意意义和形式 的结合	(244)
3.5.2 词组本位语法关系的确定	(246)
3.5.3 三个平面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248)
3.5.4 汉语析句方法问题的讨论——成分分析法 与层次分析法的结合	(251)

第 4 章 美国结构语言学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反思以及 汉语语法学今后的发展 (261)

4.1 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	(262)
4.1.1 汉语缺乏形态变化, 因此语序和虚词是重要 的语法手段	(262)
4.1.2 汉语中, 词和句子成分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 对应关系	(263)
4.1.3 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 上是一致的	(264)
4.1.4 现代汉语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汉语拥有 发达的量词体系	(265)
4.2 现代英语的语法特点	(266)
4.2.1 实词有屈折变化形式, 个别实词可以异干 互补	(267)
4.2.2 句法方面, 语序依然是重要的语法手段	(268)

4.2.3 词与句子成分是一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269)
4.3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论评	(270)
结语	(276)
全书参考文献	(279)
后记	(287)

绪 言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约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人创造了象形文字；在西南亚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用尖利东西刻写出了楔形文字^①；在中国流行最广、最久的说法是“仓颉造字说”。《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米，鬼夜哭。”（其意是：古时候仓颉创制文字，天上落下了粟米，鬼也在夜里哭泣。）据史书记载，仓颉是黄帝部落的一名成员，传说有黄帝叫仓颉创造文字的故事。据已发现的材料来看，河南浞池县仰韶村和西安半坡村一带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制品绘有各种几何图案和动物形象，纯朴逼真。半坡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能是数字记号，也可能是最原始的文字，一般认为这就是汉字的雏形，是汉字的原始阶段。郭沫若（1972）说：“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6000年左右。我认为，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历史。”^②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殷商废墟上发现的甲骨文，有10多万片，上有单字近5000个，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比较完备的汉字，它

距今也有 3500 年左右的历史。甲骨文字是严密规范的文字，有象形、形声和假借字的区分。可以看出，甲骨文之前，我国的文字已有一段发展历史，而且到了商朝（约公元前 17 世纪初—约公元前 11 世纪）对字的构造研究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此外，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是世界上语言研究的三大发源地之一（其他为：希腊—罗马，印度）。概观战国齐人公羊高（公元前 5 世纪）的《春秋公羊传》，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西汉的《尔雅》，西汉杨雄（公元前 58 年—公元 18 年）的《方言》，东汉许慎（约公元 58 年—约公元 147 年）的《说文解字》，及东汉刘熙（约公元 2 世纪）的《释名》，可以看出中国的语言研究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公羊高等人曾有过一些关于语言本质、语言事实的精辟的论述。汉朝以后，语言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这种学问叫做“小学”，内分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三部分。此类研究其实多是属语文学的，目的只是对古书作注释和校勘，谈不上什么科学性和系统性。而真正对中国汉语的语料进行广泛而又系统的研究，并使其研究成为一门科学的，应首推马建忠（1845—1900）和他的《马氏文通》（1898）。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对汉语语法作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研究的著作，马建忠可以称为我国第一个语法学家。该书的问世基本上改变了我国语法研究的现状，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汉语的语法研究，自《马氏文通》出版以来已经经历过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就其主流而言，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出现了不少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反映了该时期汉语语法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然而，每一时期的研究都会或多或

少地借鉴西方的语法体系、语法理论，并受到该体系、该理论的影响。受影响最深的是西方的传统语法，其次是结构语法，特别是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法。

纵观胡裕树的《现代汉语》(1979)、黄伯荣等的《现代汉语》(1983第2次修订本)、张静的《新编现代汉语教学自修手册》(1984)、甘玉龙等的《新订现代汉语语法》(1993)，读者可以看出，在现代汉语语法中采用二分法来分析句法结构，解释某些语言现象仍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对比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发展演变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所走过的路程可以发现，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方法论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划分词类、确定短语结构及分析句法结构方面产生过重大且深远的影响。本书将系统阐述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兴起的原因，其行为主义的认识论，描述及分析语言的方法，即替换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分布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回顾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特点，全面挖掘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具体影响，特别是在词类划分、短语结构认识、句型分析方面所作出的重大突破；同时也揭示了其理论及分析方法论上的不足，如：由于重形式分析而忽略意义的作用从而导致对个别语言现象的片面解释，以及直接成分分析法（二分法）在具体运用过程中所受到的局限。尽管如此，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回顾可以使人更好地了解结构语言学所走过的路程，通过对比可以使人更好地认清自己所处的形势，通过分析可以使人更好地预测未来的方向。

本章注释

①Irving L. Gordo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Amsco School Publications, INC., 1994), 9—14.

②郭沫若, “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第1章

美国结构语言学及其方法论

1.1 美国结构语言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美国结构语言学 (America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又称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 (American 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美国结构主义 (American Structuralism) 或美国描写语言学 (American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自 20 世纪初产生以来, 以其特有的理论基础、研究、分析及描述语言的基本方法和步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的产生及发展不仅对该国的土著语、语言教学、文化地域学等方面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且还对世界其他各国语言学研究、语法研究, 特别是外语教学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美国结构语言学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学派 (the Prague School)、丹麦的哥本哈根学派 (the Copenhagen School) 一并形成三大结构语言学流派, 在 20 世纪 30—50 年代盛行于欧美大陆。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是

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基本原则是：“真正实际存在的不是某种个别的语言事实，而是作为系统的语言；语言的每个成分只是由于它跟系统中其他成分的关系而存在；系统不是成分的机械总和，而是规定成分的。系统的框架或结构是由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语言学只研究纯粹的语言形式和关系模式，因此可以采用形式化的或‘代数’的方法研究语言系统。”^①由此可见，语言是一个系统，而且应当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

结构语言学的产生应当归功于著名的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一书是由他的学生沙·巴利（Charles Bally）和阿·薛施葛（Albert Sechehaye）根据学生听课笔记和其他材料整理而成。该《教程》所探讨的核心，也是索绪尔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即“语言”和“言语”的区别。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言语则是个人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前者是社会的、主要的，后者是个人的、从属的和多少的，是偶然的。二者紧密相联并互为前提：要使言语为人们所理解并产生实际效果，必须有语言；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言语在现时一般指语言的使用。从动态说是一种活动，即人们使用语言进行表达（说、写）和理解（听、读）的行为；从静态说是前者的结果，即人们在表达时产生的言语作品（话语）。索绪尔很形象地将言语活动（*language*）比作为交响曲，语言（*langue*）代表着不变的乐谱，而言语（*parole*）就是实际的演奏，两者各不相同。根据索绪尔的观点，“既然语言（*langue*）构成着连贯的结构系统，那么任何用来解释该系统内部运作的方法就后来被称为

‘结构语言学’ (structural linguistics)”。

索绪尔的学说导致了欧美结构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在欧洲出现了以耶姆斯列夫 (L. Hjelmslev, 1899—1965) 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和以特鲁兹柯伊 (N. Trubetskoy, 1890—1938) 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在美国出现了以布龙菲尔德 (L. Bloomfield, 1887—1949) 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或“美国结构语言学派”。其中以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影响最大，以至有些人把结构主义跟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等同。^②要对美国的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及方法论有更全面而清晰的了解，就应该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

1.1.1 历史文化背景

20 世纪初北美的语言学研究尚处于开创性阶段。它虽然跟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语言学有某种程度的联系（许多欧洲的语言研究在语文学和比较语言学方面有悠久的历史 and 显著的成就），但是由于受美国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特点的制约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当时的美国正面临着大批北美印第安土著语言的灭亡。这些数以千计的语言没有可供理论工作者研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书面文字，但对于当时的人类学家、语言工作者来讲，必须拿出一套可行的办法来拯救这些濒临灭绝的语言。因此，首先去记录和整理这些语言势在必行，但道路又布满着荆棘。他们遇到的第一道难题是，这类土生土长的语言，特别是墨西哥北部的一些语言有其独特的词汇和句子类型。比如，“美洲印第安语言没有时态体系。时间概念可以划分为人类反应、记忆或期望的一个部分……”^③又比如，爱斯基摩人对 snow（雪）具有不同的表达词汇，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讲能

够有效地分辨出种类不同的“雪”是至关重要的。英语同汉语对“雪”的分辨基本上相仿: corn snow (春天粒雪)、drifting snow (漂雪)、fine power snow (粉状雪)、heavy snow (大雪)、melting snow (融雪)、timely snow (瑞雪)、virgin snow (纯净的白雪)等,“而在爱斯基摩语言里此类的分辨是由单个的词语组成”。^④

大量印第安语言的即将消亡迫使美国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去记载这些世界文化瑰宝时,他们又遇到第二道难题。他们发现,采用别的语言模式来描写本地的语言,或者以欧洲的语言学方法论为指导来记录和整理这些语言时,不能有效地解释具体的语言事实。同时,他们还注意到“大多数现存的印第安语言不仅与印欧语族的语言没有任何的联系或相类似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相似”。^⑤既然美国的学者们无法遵循欧洲的传统,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方法、一套新的程序来描写、整理出具体的语言事实。因此,他们首先注重的是形式而不是意义、是口语而不是书面语。他们必须持一种严谨的态度来描绘这些语言。语言工作者们常常是带上录音设备和记事本深入到讲该语言的印第安部落去搜集活的语言事实。有一组画面就曾经描写到:一位印第安部落的耄耋老者坐在一棵大树下不停地讲着该部落的语言,相对而坐的是一位语言学家,他正在不停地记录老者所述的话语。

这一时期的语言工作,其特点是注重实际,因为所有的工作重心就是调查、记录和分类这些语言事实。语言学家们以经验为指导,因为他们需要一整套严谨的程序来准确记载各式各样的语言。久而久之,他们终于摸索出了一套世人皆知的语言调查程序,即发现程序(discovery procedure,指对已知的语言

素材机械地、自动地作出分析,以发现这种语言的正确语法规程序)。

1.1.2 语言教学

另一促使美国结构语言学发展的因素是语言学家们介入了语言教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仅给人们带来了可怕的灾难,而且还迫切需要一些新的教学方法以使得初学者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能有效掌握当地的语言。”^⑥美国军队参战后不久,美国政府就马上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特殊的语言训练规划以使该国的军方人员能流利说出诸如德语、意大利语和日语,同时还能用汉语、俄语、法语、马来语及一些非洲的语言进行交流。其结果是美国政府于1942年制定了军队语言专门训练规划(ASTP),并于1943年初还指令国内的55所大学参与该项规划的实施。

该项规划的目标是让学生掌握各种语言的会话能力,因而该训练的重点就放在口语上。这种尝试正好吻合了结构语言学的一个基本宗旨,即语言的主要媒介是口头语。言语才是语言。^⑦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经过大量的教学实践,终于在50年代中期出现了至今流传的语言教学法——听说法(Audiolingualism)。

两位著名的美国语言学家对该教学法的产生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耶鲁大学的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 (1887—1949)和密执安大学的弗里斯(C. C. Fries) (1887—1967)。布龙菲尔德曾为“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制定的“语言速成教学规划”(Intensive Language Program)编写了《外语实地调查简明指南》(Outline